

李中麓閒居集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十二

章丘李開先著

雜文

鈍菴趙尹徵糧受獎帳文代位貳作

伏以循良重而世道隆漢鼎可方乎夏祚黜陟
公而官坊立周家克紹乎虞廷政治付臺司雖
從上古安危責守令獨有 皇明恭惟鈍菴趙
大人先生偉略雄文曰由學聚竒資異質本自
天成發跡賢科倚馬之才空北冀登名仕籍樓

驚之地在章城有社稷有民人各安其分無衆寡無大小咸盡其情儒須吏吏須儒刑成不變猛濟寬寬濟猛政以時更密邑之公中年之怒陽城之拙定國之平訟獄務活千人總為化雨即官上應列宿真乃福星去歲清秋雙鳥與鳧並至只今朱夏一琴伴鶴同鳴未三年報政之期盜無晝劫居百里可為之地犬不宵驚值雨暘風燠以時五穀熟而人民青幸歲月日時無易百室盈而婦子寧徭役均平闕邑稱真父母科條

簡臨封號曰神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足見
本澤而未茂民間常懷懷於有德方知實大而
聲宏歉朴不施巨戶千百人聞風競勸輸蹄交
至歲儲數萬石指日咸盈都府重臣首行獎勵
戶曹使者相繼褒旌蓋道本無私見善惟憂弗
及而人生有欲牧民在遂其生食土之毛悉入
網羅之內受農之業難逃粟米之征勤惰先婦
朝無倖位輸將後至邦有常刑孰不為官賦稅
之司最重孰不為事催科所係非輕况在堂僚

久蒙異教生殊井邑相應同聲屢承曉諭之功
有賴判花之妙筆欲效秋鳴之義代為泡葉之
寒蟪伏願一札十行早下微賢之詔安車駟馬
即為載道之迎或青瑣殊遷作漸達之羽或烏
臺大拜為出谷之鶯短引前陳聊以備觀風之
采蕪詞後綴安敢希白雪之聲 六月大雪并
百里風清畫長琴罷只空庭會有旌書騎
喜氣橫生 朝野誦賢聲剝毅廉明久聞名廷
已題并早建勳庸垂萬載麟閣圖形 右調浪

淘沙

濬渠私說

章城西北有湖一區名白雲湖東接清河諸山七十二峪西灌鵝女溝七十二渠谿谷縷注衆水瀦而為湖白雲英英出其中湖因以名重青淺碧拖練揉藍春艷秋輝朝濃暮淡一日之間雖云異態一歲之間俱是奇觀向嘗拉伴嬉遊至於湖心舟中仰面入烟了不可見惟水與山連山與天接山如錦屏天如華蓋俯仰天地表

裏湖山信為一方之浩壤而三齊之水府也自
水澤漸消舊去城近今則微遠周迴原四十里
今亦城削多矣退田可種大小二麥湖中有蒲
葦菱芡魚鱉之利古云天地之氣融而為川又
云形止氣蓄化生萬物此湖不惟可放酒盃助
吟筆而形勝利用亦侈於他所但逢夏秋之際
山水泛漲湖不能容北流里許至水寨鎮西經
入小清河去矣河之北岸有古閘一處借蔣家
口北通鹽河古道轉而之東民資灌溉甚便自

古開損壞西衝一口其水盡入蔣溝灌溉失望
居民曾有上控撫臺批行屯田道轉行本縣帖
吳守督同夫役將古開之西開挑月渠以淺
湖亦悉營高下均得其利不意水復為災屢修
屢壞以致小清乾涸大衆憂虞此必置閘下椿
破財殫力方為經久之計且免偷決之患然尤
有大可慮者若有如正德十三年大水雲雷掠
地風雨摧山蛟龍震怒牛馬不分萬姓將與魚
鱉同居僵尸順流而下此閘雖可不傷而修復

城南古堤堅築四壁城隍以殺水勢以保市廛
且未及詳陳惟濬渠乃一小小節目可刻日成
功然民不可與圖始官惟欲其省事所以置之
度外日惟了却目前而已因私說於此以俟有
公舉者特拉朽摧枯發蒙振落之易耳杜預關
六石樂天穿六井今豈多讓乎古之人哉

顏神事宜

顏神自古號稱雄鎮北距夾峪二十里迤邐于
却萊兵燹倖儒之瓜東至馬陵七十里傳說爲

贖在此擊殺龐涓當時魏兵伐韓孫子伐魏以
救之即今大名府東南十里馬陵是已傳者雖
記要之亦一戰場也西至八字寨二十里孟良
曾擁衆聚兵南至青石關十八里自來設立巡
檢司即春秋平州而杜少陵所謂齊魯青未了
者也唐太宗東征高麗屯兵本鎮迄今目為營
欄封顏氏為順德夫人我朝勅封靈泉寺宋
藝祖龍經此地見其要害命楊宣慰常川戍守
元則興廟學立稅局設行淄州移置巡檢司

大明混一之後洪武三十一年之間負固稱亂者三不旋踵俱被籍沒宣德初唐賽兒僭號昭陽洞從者數萬人天順則真景周衆亦萬餘皆動官軍勦捕嗣是而後無歲無之姑舉其尤如李棋王堂劉盤張泌朱祿趙志學王高李天序勢有大小不同然皆殺傷官吏劫奪府庫破散積聚抄掠鄉村震動京畿流毒河洛性非獨惡盜何太多也直以地勢阻隘林谷深邃崇山疊障菁薄密綿絕地造天牙錯距躍迺不逞之深

巢惡少之虞淵也况聯絡西河八陡阪諸處出
產煤炭礬石鉛丹琉璃奇土異壤埏埴百器色
色頗精大東小東皆所取給其樹植則有桑粟
杞棗槐檀柞榆松檜之屬其牧畜則寢訛成羣
豐草彌望其百穀則嘉禾如雲露積如星寶藏
生於九泉三農成於平地工藝輻輳貨物繁華
水泉甘美原隰明麗迤邐二三百里之間依巖
結屋夾澗成村鷄犬相聞砧杵相和雖不盡皆
沃壤要亦無甚瘠薄富者家累千金貧者轉移

自給且有礦洞大利所在巨奸生焉去縣治二
百里司政教者每以省觀為遠非檢牒公差歲
無再至者越淄川臨淄縣界屬之益都隔府人民
相攙各縣流移雜處平時武斷於鄉曲肆情於
博劇出則糾衆攻打逼之則嘯聚成羣弄兵探
丸鳴鏡吹角訟詞繁於闔邑猖獗甲於東藩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可長勢極
當復姚世清之變數年前已料其然矣自捉王高
王杲之後養死士繕戈甲減棄禮法擅取礦砂

官其地者始則養虎遺患終則撥蜂遭蠱此事
只可作居民自相讎殺官府偏聽因而致變逼
逃雖云縛官執吏不曾置之死地邊方多事之
時恐京師聞之震動遲遲其奏可也奏則云
同事不知名幾人今得高良才陳策數輩即可
以完事幸而頭領多獲餘黨解散止有首惡奉
旨緝捕非遠即近終亦難免大勢底定非當事
者調度之善何以有此四月十一日人多而聚
使其作事不止一鎮生靈受禍其後亦無他志

只欲作一惡勢使畏之為散場了官司耳此亦
天與其敗神奪其聰也趙姓詐死逼迫有司處
事乖方致其棄家上道有以也然猶為仁恕之
賊門皂等之死惡人各報宿憾非世清之意也
彼先自稱山靖王今敗露如此矣而號渾天齊
天者不知其人可乎前後盜起俱由激成張讓
丁謙張世宦李巡檢等是也世清亦曾激使王
杲兩兄弟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謂不有天道哉
統而論之自陷滔天之罪難為縮地之歲者世

清輩也以燕伐燕機深禍深者其人是也長亂
滋奸損威傷重親臨其地者之責也釋此機會
若不加意擘畫越常區處幾何不化為山戎洞
獍也哉立一方未然之妨為百年無事之計屈
羣議而折衷之莫如創建縣治建縣之後仍須
嚴坑治之禁峻窩藏之誅前此欲建立者屢矣
弘治間熊都增益行臺正德間撫按添設通判
嘉靖初建議立縣以塞溢源時則撫按陳李二
公下行益都徐知縣又會同王叅政黃兵備及

青州武通判具覆連年灾傷以待豐稔之歲另行
奏請至後復有鄉民趙恕等赴訴於劉巡撫
題准會議熊巡按會同沈僉事坐委張同知
任通判俱詣本鎮相看形勢將抄沒官地踏
量周圍四里羣峯環抱四水縈迴堪可立縣然
議定而終寢事格而不行以有司及鄉官不欲
割彼與此以分其勢耳殊不知計大事不惜小
費圖永寧不辭一勞通算平賦之費用雖立十
城不啻足矣豈但數里之崇墉哉以本鄉二十

一里或再添淄川數里併作二十里以下量為
裁減革去通判巡檢大使以知縣教諭典史代
之則官無冗食民不告困蓋通判巡檢兩官特
職捕盜知縣教諭則政教兩全况有典史以為
兵備提調而盡巡捕之職尚何用乎二官之捕
盜設巡檢如不可革有青石關原係把隘處所
可以改遷本鎮稅局原收過稅於弘治年間已
經裁去歲止收門攤錢二十餘千不設本官所
費若以知縣帶管亦不煩為力也况府館可改

為縣治行臺可為察院巡檢司可為分司稅局
可為總鋪文廟則有殿廡櫺星戟門泮池儒學
則有書堂齋舍牲所退廳倉廩則有巡檢住宅
積穀操練則有教場亭院梵宇珠宮二所可為
僧道會司三官增福兩廟可為陰陽醫學更有
新寺一區可為城隍廟官地兩處可立壇壝其
養濟院鄉賢祠申明旌善射圃等亭俱有妙設
官地官房免占民居有順德廟所收香錢及
中所收課程可以支用省費民財雖用民力

有善法亦不甚勞也蓋都富豪放債之家因利
本鎮路遠凡糧差一出小民不能自往俱置老
取錢辦納一倍而邀數倍之利又有在官猾辣
之人欺害愚蒙百姓假以附郭負累之言浸潤
浮惑官吏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動念既
在縣中應役又於署捕盜處聽候僉派富戶并
鎗手市民陰陽醫生煤炭硯石等差俱不係均
徭揭僉一處而兩應苦役其何以堪若得改立
糧草差役俱隨地畝人丁過割並不撇下分毫

如歷城縣係省下附郭止九十八里今雖除去
本鄉益都尚有一百五十六里又何負累之有
立縣之後而塞礦洞處窩家云云所不容緩或
以泥塗棘茨之上或以巨石加灰或是堅築土
壤惟先填巨石雜以小石補罅非一時所能開
掘洞既固閉地方以十家為保保有保長以十
保為總總有保正使其自相覺察自相團結雖
有規利之徒既無寄頓賊物之處又無縱容截
身之家或有不測聚集民快整棚鄉民重立賞

格嚴限追求山砦可為樂土得夫化作良民此
為久安之首策而弭禍端之長筭也約而言之
其利五焉省通判屯戍一也差役近便二也有
學校育人材明禮義化風俗三也旁連淄川萊
蕪犄角救援四也泲池嚴壯攻守有備無勞客
兵五也聞變即為此事宜以備上官采取聞有
不真見或未定一時草草操筆立就以頽神與
章邑封土相連乃心腹之災而門庭之寇也雖
林下散人亦不得鼓腹間嬉支頤高卧矣往時

大同之變止以開端處置無法至今人心不定
劉六劉七流賊之禍亦因小警不戒釀成大盜
目今之事犯逆者雖云授首效尤者殊未寒心
臨朐萊蕪之礦徒強寇可憂也不止顏神而已
國法損於邊陲而黠虜時入重征及於豚犬而
窮民未蘇內夏外夷之積毒大憝可憂也抑又
不止臨朐萊蕪而已嚴天下之防祛一省之弊
而清四塞之塵各有其術而未及言也

足前未盡

季氏之禍不在顯吏而在蕭牆之內今日之患不在世清而在世清之勅敵及平日之腹心若不急處而預防之以後或有事變亦未可知設立通判止可擾民而不能防盜若小盜只一巡司足可辦之大盜則提挈緘藤而去今之和判其明徵也創立縣治此顏神二十里者原係淄川所分八十里之數故今官制猶載之倘更屬青州是之謂背內而向外孝婦一鄉里止二十山川占去七八存留糧餉支用不敷其勢必割

淄川仁壽鄉十里與之則形勝土物方成一縣
然其勢又不得不隸屬濟南且省府在西而
京師在北政令貢賦朝會參謁俱為便宜周公
之營洛邑非此意取惟顏神愚氓恐因濟南養
馬惟秦內除此一縣馬政則人人樂從况仁壽
十里馬政不多只斷邊山四五里與之亦可以
全蠲馬匹矣有賢令撫慰鎮定之不必高城深
池亦可以不生患害蓋縣令親民又事得顯制
不逞之徒就充在官民快之數調停彈壓弘收

策集之勲坐享安平之福愈久則政通人和然後築城濬隍未暮也否則當人心驚懼之時財力困乏之後加以土木之役雖曰治之適以亂之也地方隱憂巨蠹在縣之立不立不在城之修不修也在於平日無禦防之術而不在於盜兵殺守吏之日也脫使有城可以馮籍其能當戕戮燔燒之虐哉况乎倡亂之人居止正在縣門之右更可於縣衙之中復立一手城耶此不待智者而後知須作遠圖惟之可也

事宜草具胡瓶山方伯見而取去以其職名呈請於何沅漢大中丞撮其大要聞之於朝時陳東潛為大司馬從旁阻之陳乃益都人所謂卿官不欲割彼與此者仍奉旨如前以待豐稔之歲顏神諸父老子弟以為既不得縣之矣獨不可城之耶懇告王鳳洲兵憲城工遂成然顏神密邇藍礦雖顏設萊蕪等四縣兵快百百操練守護秦趙利之心習為盜賊久爭之俗積成曠悍方畧未備多出於因循事迹廢弛常有

所補葺城亦不可全恃又有隨時事宜再具於
後地方山多地狹所賴以養居民者一皆墾貨
萬一歲荒盜起閉門自守道路不通粟食從何
取之建立倉廩似在所急先年倉基猶存合無
即為修理設法積粟庶於無事之日得為有事
之備也禁獄所以收犯妨奸今去城半里許主
管之官既已隔絕而不親監守之人或致踈虞
而可慮倘以輕生之素性而劫必死之重囚事
不預處罪有攸歸蓋舊無城而今有城無城則

內外俱為散地而官須親其巡警有城則啓閉各有定期而勢不得以並兼且廳側重門尚有反獄者况踈漏若此哉若移置城中則官得親而人加謹兇民不生倖心矣風俗薄惡至有兄弟屠戮父子烝淫者若據律治之恐生徃日之厲階徇情寬之又非當官之正法雖屢有上司條禁視為紙上之陳言不能易其已成之故習嗣後於各村社選舉練達誠篤一人起蓋茅亭一所許令每月三六九日或朔望羣聚亭內將

條禁逐一講解播揚易曰除戎器以戒不虞今
鎗刀弓箭之外無別器自四方多事來如鳥嘴
鐵佛郎機神面盔火箭邊箭紙砲渾甲暗弩鈎
刀披鎖等備極精利此亦不可不乘間製造者
惡少有花心會每會必歛血誓天數十人為死
生交各携娼妓晝夜喧飲以致富者就貧貧者
行劫必得嚴加懲戒以禁酗淫又民貧必刁有等
刁徒以衙門為養身之窟刁筆為肥家之資當
門陷弄平地風波衆推巧佞者鼓游舌如笙簧

告詞而期官司之必准頑潑者甘重刑如飲食
強詞而致良弱之難支因一事牽扯數十事告
一人証佐數十人有累歲不結之獄千金立破
之家倘早訪刁名臨時倍加罪責明白曉諭狀
詞不得旁及遠引則刁風息而民生安矣因府
縣道遠本鄉生儒就近肄業常有五十餘名可
比下縣人物惟祭祀行香會集先師廟餘日散
處各家為學固無常師成事必須居肆若構一
小小明倫堂以為諸生講教之地除府縣長教

不動外分教中擇遣一員以司其事庶術業專而
觀法久人才成而風俗美矣成人有德又必小
子有造蒙養之正聖功之本也白髮之叟不通
文墨以黃口之童只習武藝耳四城及村坊如
各立社學各置教讀則童而習之不見異物而
遷焉亦一化民成俗之先務也捨七事出於億
度及參酌周古村通府之說不知亦有一二可
行者否乎

蘇息民困或問

或有問於余者章民貧者十居八九逃者十居
二三果何道可以救而存之余曰若問種竹養
花耘苗播種則既知之矣民隱官政素未嘗槩
於心而談於口且廢閒之人身不司其事耳不
聞其詳而目不擊其弊門外即隔天涯何由知
而對客因而濟人對亦不過妄對耳或曰世皆
多君識時務君亦自謂素所講究惟經學國典
及當時可行實事今諉之不知似非民胞物與
之念遠而他方不言可也一縣之事即一家一

身之事也請必勿辭余曰艱哉艱哉可嘆也歟
哉不知者不能言言之未必有聽而行之者貧
孰與救迩孰與存試舉數端以副發問之意雖
非妄談實則空談而已章丘大差稅糧外有均
徭銀力二差孳牧驛傳二馬頭支應里長收糧
大戶兩河夫役南北要路供費加以水旱蟲蝻
民貧而流盜起而侈所賴明決上司賢良有司
急為議處又必以人治人無事處事所謂生一
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受一分者也山東六

府一百四州縣原額里社六千三百有奇每里社設立十排甲首等人戶應當差役收納錢糧然有地則有糧有丁則有役山東均徭力銀二差銀共六十萬餘兩西三府州縣雖多里社止有三千餘東三府州縣雖少里社亦有三千餘西則辦納徭銀四十五萬兩東則一十五萬兩里丁既同何差銀懸絕如此如前所云河夫供應之外更有漕運糧三十萬餘石每年徧銀百萬餘兩東則一毫無所干預本縣嘉靖二十年

以前銀兩不過七千今加至一萬一千部司正加之外又代徵兗府柴銀柴夫料價銀泰安州柴夫木柴銀肥城縣皂隸銀總幾千兩改定均徭則例之時如上下詳議東西均派兼歸回代徵之數東方大幸本縣尤幸也原設銅城舊縣龍山驛地畝馬頭四十三名驢頭十名制惟置買馬匹鞍轡在驛走遞更無別項費用繁難其餼廩等自有館庫承應嗣後各驛官吏適已自便勒令馬頭輪日支銷多被在驛刁徒使一償十

其累不在京師富戶及河下老人之下合無仍
令館庫或官吏領銀代支縣治當東西孔道上
司及使客往來絡繹不絕額編公用銀二百兩
官吏折俸孤老冬衣布花新官到任器具舊官
受獎禮儀儀馬部糧官盤費尚且不敷所有合
用廩給心紅紙劄公私酒席冬夏鋪陳公館修
理物料軍匠造冊工食考校生儒紙筆花紅操
練壯勇賞勞雇賃馬匹鄉官處上司送禮縣送
門神旛符俱係無名雜費銀數不下萬兩皆是

里甲出辦一歲之間有一里使銀二三百兩者如往年李良相等使銀七百兩坐此蕩產棄家急湏有調停之良法審定之時宜里甲庶不缺數就中有一事可立效者在縣并各鎮店集場多是飲博無籍之徒營克斗秤戶多寡低昂任其愚弄大集得錢日不下三五千小亦有千百文若選令殷實老人眼同里甲一人在集督衆秤量所得用錢發送坐亭老人收掌置立印信文簿某日某集錢若干某項某人支若干逐一

登訖掌印官每月一次清筭如有不足處量於
里甲幫補夏稅一萬一千餘石舊有登州鈔五
千石每石納銀一錢五分因其輕不來矣秋糧
三萬九千石水次兌軍舊止六千石今折色至
八千餘石每石加耗四斗一升數內雖有折色
銀兩臨時或令上米臨德二倉改兌米舊三千
石今增五千相離水次三四百里挽運往回每
石較之別倉倍費一石藩司分派之日剗切申
請縱不能全復舊數但得輕減亦萬幸也一百

三里入戶一百一十定數也。節因逼累一里止存十排兩三家四五家全逃者亦有之。以致糧草拖欠地土荒蕪如西錦七圍下三十四等圍十排存只數家里甲應該十年一輪者俱數里。適年應役若比照新泰濟陽諸城等縣事體將里分歸併減去四五十之數補足每里百十戶。譬諸舉重物人衆則物輕易舉矣。况已有行特所司不奉行耳。梁里均地俱是當務而梁里則尤急務也。梁里易而均地難借口者必以地有

平曠有險阻丈量安所施其功將畏難終不一
均耶治法存乎治人而已萊蕪齊東鄒平等附
近諸縣地已均而糧亦隨之均矣以金銀銅錫
鐵分作五等名色其法亦可踵而行之六府原
均養孳牧種馬二萬餘匹繼因東民之奸詭者
稱說山海之區褊處一隅有狼虎之害無芻牧
之場當事者失於詳審因以遂其奸而馬俱養
於西嘉靖初年有具奏者矣礪菴毛國老為之
屬稿府縣回覆事竟寢而馬不得東矣三府之

中濟南養馬獨多一府之中章丘養馬獨多騾馬七百四十四匹每匹十官丁折養馬一百分兒馬一百八十六匹每匹五官丁折養馬五十分共該八萬三千七百分編造計筭人丁尚少三十分不足養馬之數凡遇買備用只得加添銀兩陸續人逃亡而馬倒死一馬百分止存五六十分俱令馬頭包陪通計一歲草料每匹銀十餘兩共費不下萬餘解京備用歲該一百九十三匹每匹正銀三十兩共銀六千兩况當羣

長羣頭印烙點視醫獸等費抑又不下二萬餘
前此議者仍欲替沂費郟滕四縣代養殊不知
民之畏馬如畏虎加馬則加虎矣乘時會議題
請東西均攤西中又不使獨累則馬政平而
民生遂馬用足而國威壯矣題請又有權

宜如周文襄均糧未蒙俞旨稍遲歲月仍以
其奏改換首尾踈通左右所謂金華銀餅者遂
成莫大之功維崔後渠嘗譏之余則以為委曲
從權之通儒也派糧舊法惟照均徭九則分別

所以錢糧易辦俱在當年以裏報完嘉靖二十年以後分為上中下三等雖不如前民亦稱便今乃變為一條鞭如上戶銀一兩下下戶亦如之差分九等糧獨不可九等三等而乃一條鞭乎名雖一條鞭實則殺民一刀刀也典賣田產市鬻女男離棄鄉井苦死牢禁不惟下戶雖中戶亦有之矣說者以鄉士夫田多因有此舉此之謂為一針閔乃掛一叵羅縣地訟數捨計一萬九百頃有餘而已士夫田多徵納能有

幾何章丘省城士夫多而他方亦多乎士夫每
畝納銀二兩亦可勉強而下戶可稍加乎宜乎
拖欠積有三年主者猶不之悟何也中間又有
扣除羨餘之類大戶緣此有加一加二文收銀
雖一錢半錢一分二分俱只用銀花戶不便收
戶得以侵漁收未及畢即取完狀侵漁幾多而
賠償常數十兩後又不為之追給大戶之累亦
如馬頭不知何時可得息有也嘗聞在昔收糧
大戶一名止收銀一百兩糧一百石漸至二三

百之上無之每櫃大戶數又不全是後倘全其數異其等三錢以下惟收時行青銅錢首釐急取完及巧取餘之名目凋敝之餘還可望治特有上戶不悅然亦不必恤也此外更有一二末務識者亦以為如前當務急務也上宿火夫不數日一次以大小前程影免者衆貧民怨言一名火夫一丁軍而小甲搃甲怨亦不細自趙左山用富搃甲當時亦非不善繼此不復以別目待之每三月一易新者必用倖求免蓋八地方

四閩廂可報人數無幾一遞認狀即有旁門多
門使用不比貧而強幹者可白手支持自不會
見冷舖獲盜火甲防奸者邑人王冶山知唐縣
履任首罷之唐民同聲其善捨甲不必富家火
夫不苦窮家量撥市民民壯快手代巡乃安民
弭盜良策也市民是亦一苦民不領公銀不免
私差一報在官自備什伍鞍馬或令之出牌拘
攝或令之戎裝接送驅民就吏以此為多或除
去之不除須有用之之法優之之道可也四鄉

任長選擇不公任使非當徒有虛名曾無實用
即今小盜充斥大盜竊發此輩可仗賴乎少年
能武者漏而不報貧而下戶者報而不遺其苦
猶之乎市民也韓野田作縣作府道不拾遺盜
不入境拾得錢物不報者以竊盜論報則與失
主均分無主則全與之盜劫一家隣里保甲給
執權捕元限薄責縱不畏刑却有妨生業所謂
長流限軟縛繩也再有被盜者不問得主不得
主齊力救院盜雖以刃威主倡罵亦不之顧矧

又有在官能騎射之人善訪授之輩又刑亂民
用重典如文王李公之在余邑卒遇凶歎民無
外警雖偷一錢以上亦斃之成化癸巳到今八
十九年矣不惟章人稱之西安人亦多稱之者
茲不可為際荒年者之一龜鑑耶近又頗有形
跡矣聚衆百人不以時奏聞者以蒙蔽論可
不早待而豫防之耶民貧到骨矣事可寒心矣
在上者尚以章民富庶苦差重糧及無名之徵
不時之需如水之來源源不斷譬之人有火病

者雖容色外華而氣骨內銷室已傾圮而外勢
猶壯又譬之人家有數子負累而一子尚可支
持門戶乃亦使之同歸於盡乎况其一子名雖
稍可實則不殊衆子者乎友人王士登嘗讀岳
武穆傳至其苦楚受刑處氣怒成疾服平肝散
順氣丸始愈然猶往事足寬解今眼底紛紛不
可人意予非業緣早斷禪心久寂將不免怒髮
森聳而繼之以病體淹漸者矣統而論之葦科
歛不利於里老葦飛寄不利於搃書

飛糧走產
詭寄錢糧

縣擬檢
科書手

革積占不利於門皂

積年久
占衙門

革代替不利

於壯快革誣捏不利於刁惡革接受不利於佐

貳

核受詞狀
及貨賄

革貪殘不利於掌正

府州縣
印正官革

夫馬請託不利於鄉官革順承鋪行嚴刻駁轉

不利於藩臬

兩司於樞按事無可
已詳允審有倖者駁則費害尤多

革瑣細倘執規避訪拿不利於撫按大臣不親

刺

宣上德遠下情撫之職也

職也多完勘合振作所
詔書不許訪拿勅

論之却至於挽回貪穢官風整頓輒猾世界未

敢輕易言及之也竊念一縣之專尚不可言而

况山東與天下事哉盧玉川詩云便從諫議問
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偶因或人之問性發耳熱刺
刺不自知其陷為躁人嘗笑顏惟喬作隋志而泛及
國朝二百年事蹟閩生吳訥假醫齒而強為兩
京十三省區裁不知見者又將如何大笑余矣適
方惶汗無地或人乃喜動顏色以為問一不止得
三實則掛一漏萬不能千慮一得也

足前未盡

縣事多端一時信口亂道信筆亂書容有未及

者亦有已及而未備者謹再具此附諸或問之
末兵部以天下驛遞私行闕文多而難支題
准降發勘合收貯比對遇有公差人負方許應
付此一節財裕民良法也續有明文馬驢衝者
減革十之三僻者十之四納銀解京革回馬頭
可也驛官及該吏恐失見面常例并一應騙財
名目呈稟上司不惟不革每馬頭追銀二十餘
兩歲以為常一馬應役不前又加一馬况花戶
站銀零碎收打雜糧雜貨而買馬工食只是見

交銀錢如不速為一處民命何堪馬頭十年一
審舊法一匹僉正戶一名副戶一名一連一年
著役兩三家或三五家朋合一名俱是戶名一
戶人五七門或十餘門止是戶祖老名即如趙
甲一名共若干門各門檢入若干丁地若干頃
錢乙孫丙等亦如之朋合則以十分為一名如
一門消乏次及別門便而行之久矣自嘉靖三
十四年立異編審專取上六則論門不論戶名
如一户三四門即僉與三四名一馬十家一家

一年遂有一年之勞三年之逸之說殊不知上
則人戶不足止據章縣觀之有一門當三四年
者一門消乏此馬無人承認驛申到縣坐取衆
家包陪追呼騷擾变法不善一至於此今宜查
復支消裁減仰遵舊例各處徵銀解納或均派
徵糧地畝帶徵每畝不過毫釐每頃不過錢分
尚何負累之有自虜犯都門後民兵又添一害
馬上民兵一千每名銀三十六兩又領藩司安
家銀四兩步兵二千每名二十兩安家二兩共

銀八萬有餘防秋之時沿途日有行糧銀五分
往返四月每月銀一兩五錢共銀一萬八千兩
若只在七道圍操民壯中選擇有馬者帶馬取
無馬者單人取照依州操每名銀十二兩有馬
者倍之或只解銀五萬邊用力省而利多前云
梁里均糧未昭晰梁及均法今再詳之如本縣
關廟十一里原該十排一百二十一家審出丁
多力壯堪作大戶者有七十家則併七里六十
則併六里甲首十丁固營全設或欠二三亦無

不可者他鄉做此六鄉仍舊惟里分多寡不同
每塚各隨其鄉度不淆亂明秀下三人少下三
尤甚雖有原行塚後仍須申請大造黃冊之日
勒冊一里一本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收貯以
備查考不然事既不得擅專如往年撥復戶徒
快日前畢竟何益哉塚里急先清查處戶讎地
空糧空糧不清人丁扯去額糧遺於何人下三
外糧數多蕪地肥糧瘦有三畝地一畝糧者丈
量補足頗費心力他鄉不必復清持此塚里更

無掣肘難行者矣里甲公私之費雖已表而出之矣有難騰口說難落楮筆者可終嘿嘿已乎初制里甲理鄉間小詞訟事大方呈縣堂後只催辦糧差今日為受打木魚使錢魔王矣正官支用猶可餘則自取常數索要食物及油燭硃墨紙張簡套一應有用打造一切無名科罰出行跟隨答應任吏標票給取嘉靖初年守巡行縣猶有里甲叅見即搜番使用簿籍者官吏尚知敬懼後則肆然無忌矣此際比前甚省但不

可不立一循環稽考簿也東方古稱百二之雄
今兵力單弱正德年間流賊攻破城池甚多嘉
靖年王堂之叛兵皆畏風退葺况衛所正軍輪
班京操止有舍餘大衛不過千人小衛不滿五
六百中間又多影占州縣民壯多有軍匠籍不
免者除團操外大縣不過百人小縣不滿五六
十章立守城僅九十人卒有警急何以禦防亟
須依倣益都等縣事體報選鎗手少亦不下千
人每五十名立一隊長雖計名在官却不許在

官拘留隨在各鄉務農春冬暇日聽長點查操演武備以待有事調取亦寓兵於農之意也三十年前書手專令分派錢糧有營充久而不退者一從均徭揭報上戶一時雖地糧清正弊病釐革未久驅之出差每差可使錢三四百文一年十數次通用五六千疋乃下戶出辦艱澁差錢多被縣摠并各房冒濫花銷曾有告發戶刑二吏如崔岑者在官人多壯之造軍冊均徭冊與夫上司取用工食俱係正用此外皆為冒破

悉宜除去之。迎接上司有可為搏節者，遣發人役太早曠廢時日未行先多備跣費錢衣帽常要新鮮者。撫按一次出巡則一次改換官則緩出恐不及急去又悞事。自來接官聲鐘有連日不止夜亦然者不知孰為晨鐘孰為晚鐘也。民謠有鐘將撞破上官未過少撞數聲亦不為錯。此後遇有牌面到來即遣二探馬一至省城一留龍山驛親見上司在省將行疾馳回驛先留驛馬亦即疾馳報縣兩度擊鐘十餘聲應先出。

者先出繼而回驛馬望飛塵望旌節聽鳴騶聽鼓吹其疾馳報縣猶夫留馬者兩度擊鍾亦止十餘聲應續出者續出縣正佐學師生并各色在官人先後各有等差蓋二起傳報則人馬力皆不匱合用衣帽先期製造貯之大厨中臨時領授事畢納交可以數年不壞矣廩給有常數支應無定規有喜奉承者視此以為恭倨為賢否而在下善奉承者務為豐盛如排華筵雖非緊要上司亦用天字號下程結喜緣他如紅紗罩

樺皮燈皆十年前所無者先是廚後惟市其已物非已則以為不堪用或以惡穢雜之以激上司之嗔而速在縣之過因而欺騙成家該吏及催隸騙亦不在廚後下自董尹裁革里甲省錢不止此一事然矣往年百姓有告官者今惟趨諂保官而已但私相告誥久慣教唆其風最不可長然已習而成風矣獄中人命無有一二真正者至於連年未結之詞負屈從我之輩有不可數計而枚舉者矣如趙孟貴初因愛惜數十

金以致家廢而前程失受辱遭責幾十年不得
歸結其禍階生於一二小事惡浪播於一二小
人彼不會有一言相干子亦無一字申救外人
可誑一縣目可全障耳可盡掩乎遇不平之事
遂為此不平之鳴非有私意其間也自不還私
債之令下而錢糧難完自逼縊從軍之例出而
狀詞愈多徵糧三等一鞭若虐心下詢從長公
處自有至當歸一之論惟其主先入而執已見
誰不承受風旨而敢為異同耶請觀藩司嘉靖

三十三年以前京邊錢糧當年完過數目自知何者為便矣書手小累却是大累固已論及有一小害却是大害鮮有知之者每石頭餘數如毫釐之類畧加一二不踰一二文錢誰復與之爭較寡婦并不識字鄉人且不知爭較矣總計撒散有數十畝或百畝無糧者非一大害而何吏弊自來難除緣官設吏除弊在官官而嚴明吏弊自少縱有官事處不妨大勢斯已矣若無遺漏雖包孝肅不能人有善為戲語者勿怪

作吏害人愛錢吏字原與貨利諧聲而象形則
又如以一口吞人其間豈無卓立者習染而心
壞者多耳大叅常文載小犯亦重罪之疾之甚
矣勿論三十年以上止十年來得過人戶消乏
不止百十戶勿論十年以上止今年庚申逃亡
人戶不止千百戶雹傷麥蝗旱傷禾養生之資
全無兌軍之米難辦錢糧三年積欠姑且置之
春月斗米六十錢秋後翻加一倍倘不早為一
處明春運舡一到將為噬臍之悔矣嘉靖七年

因災傷重大曾題過漕運本色改徵折色正兌
八錢改兌七錢已運至水次者發回變價民嘗
一快收戶馬洪葦以為僅見此曠蕩之恩况勘
災體例災十分免糧八分災九免七逾減至三
分不成災不免俱只於存留數內除豁本縣存
留不過本府米三千石官倉儒學米四百四十
石秋糧三萬九千餘起運漕運皆係例不蠲免
者小民止知混告災傷則何益矣如期題請
得將漕運本色改折此其一快又浮於七年之

上矣曩在戶部內閣呼請梁儉菴尚書甚急以
余隨行至閣門三閣老首問儉菴曰適蒙 皇
上召對欲免天下三年田租儉菴以不作聲三
老促之曰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君職司天下金
穀奈何無一言儉菴應曰 朝廷德意豈敢遏
若因三年將順免五六年尤臣子無窮之心必
湏處有三年田租然後放免三年 詔書不必
遠求惟近觀京官豈有食半俸者京軍豈有月
支五斗米者耶如正德辛巳 詔免而改元即

駢征不知苦死多少生命歐陽文忠公之在當
時見者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而接人每談
吏事且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唐荆
川在翰苑清華之地好談民事每欲乞一郡以
自試楊邃菴但遇人或遠方使者必問風土及
當興當革利弊多聞善記隨復登之私簿或有
所建白無不切中事情以此聳動天下襄毅許
公為戶部亞卿在告日與一老學職相親王晉
溪以大叅按蒞所屬至靈寶襄毅使家人錄其

告示批駁對老學職稱曰此人甚有才奈有一
吏一老人漏網不久彼此當拜望直以林下鄉
中不可言及之耳次日早將行縛其吏出城後
遣人回執老人為孤老月糧事襄毅鼓掌大笑
曰為全才矣老學職鼓掌亦如之及襄毅任大
冢宰晉溪亦已為戶部亞卿時吏部缺右堂屢
推皆未蒙 欽點且無通寫來看字樣中官欲
用相厚巡撫都御史襄毅堅執不從竟推晉溪
補之任雖淺念其在河南時善處事有才幹不

以任淺限之校對實錄二相知一屠漸山一陳
方山曾謂余曰內錄有一段六推而後用者石
玠是已九推而後用者王瓊是已此果然否余
曰石公雖未知其實素亦能守已者晉溪則屈
抑特甚原擇才而右之今乃目以求而得之乎
西涯進寶錄詩云天上六丁原取去人間一字
不輕傳寶錄今雖無見之者後將傳信無已時
矣加意民情竊願效歐陽揚唐三公而不言官
事則深有媿於襄毅公云

白雲湖子粒考

歷城章丘兩縣之交有白雲湖一兩地共五百一十四頃止生蒲葦逐年納課銀三百兩歷七分而章三分至正德二年奸民高玘投充德府校尉希圖賞賜將湖地捏作一千三百頃報進府內奏討為莊田委官踏勘被時湖中水占難以丈量止量近湖旱地僅四百頃不及妄報之數委官祇知迎合府意不思民害無窮遂將離湖徵糧民地包套在內數仍不足又將正

地分外暗加虛數每畝七八分或有經加一畝者曲湊一千三百頃造冊送府不論虛實每畝徵錢三十文含冤無所赴訴每年差一內官帶領真倭校尉數十人機巧者兩三人定日半在城半在鄉拘拷小民自春盡至冬初雖雞犬不寧既有稅糧兼有子粒困敝至此極矣縣又受其籠絡初到接受人事不時延待酒席為之編派收納大戶給送使用公人民猶畜也倭虎以翼安得有完畜哉剝民脂膏乃填奸人口腹數

不實進任情剋減花費養生起家當有屈民鄭
達等 奏准行勘隨委齊東章丘掌印官親詣
其處時則湖水旱退報出正湖地三百頃餘要
行撥補原包徵糧地畝會有 詔書通華各府
莊田止令有司徵收每年每畝銀三分聽補缺
少撥米民得安生此嘉靖八年以後事也十五
年一縣民劉可昇張漢英等以其重徵并加增
虞及退田應當撥補請由告准撫院蔡半洲
慶批行分守道坐委本府田同知并歷城齊東

章丘三縣掌印官乘時乾旱銳意清正備訪高
年知實人郭昂等周迴相看先於湖心及四圍
果係湖地者立標積算每五頃四十畝作一立
在彼四十餘日丈扣明白除應該分豁徵糧民
地與暗加虛數不記外實在湖地六百餘頃造
冊申送府道二司備照訖本縣照依新冊徵收
因除去重虛之數民爭上納如時解進有兩年
大尹庫收可證十七年又行奏討情知民屈難
甘本內將劉五等包套徵糧地二百九十頃開

除仍差陶內官下縣追收營跟奸校高堂等意
圖如前剋費撥唆內官慳恠不退亦不從已明
新冊還踵舊冊虛數一千三百頃又將郭宗報
出水退正湖地三百頃餘不補原包套徵糧地
數巧之名色作為冊外私自收受佃戶王燦等
知共詳然亦萬人耳目所同見聞者不但燦等
而已計地共算一千六百餘頃每畝擅自改追
銀五分分外花戶出票一張每畝錢六十文作
銀五分每銀一兩多兌一錢納戶李隆等稱說

約有銀四千餘兩實送不過千兩以上張九令
等會連名狀訴楊巡臺行布政司轉府將積年
高堂問以應得罪名連人解司只照新冊徵收
被其賄通勢壓卒不得行後又有主寫張俊並
假校陳儒數輩故違明例仍蹈前轍加害尤深
不能彈述既納官糧又徵子粒兼以虛包地畝
一地三稅節年湖淤地高急難約量雖云于畝
中多水占近隣有霸種者交結詭名書筭更無
毫釐賦役先年朱巡臺會題 准行令山東撫

按衙門轉行委官備細查處原係徵糧民地在於王府去處拋荒者止令徵納應辦糧草不許重徵子粒如果原係撥付府田專出子粒就將糧草除豁地或不足原數即查附近空閑無礙地照數撥補此行已束之高閣目今蓄地一畝納銀一錢子粒地五六分以上逐月遇四九日開櫃收受自辰抵暮大戶只看銀錢不管秤兌出給納戶小票銷上真草赤層不與大戶交半面總是原來寫字人執掌十五名大戶初見面

銀各五兩夏季軍校自行上納銀數不踰一千二百餘兩至秋季起行鎖帶費難下戶數人赴府此乃不封子粒者巧計遮飾將老頭畜衣服蒲葦蓆等物折算其葦蓆原乃退灘地逃戶遺下者與人分種秫藷大小三麥兼有藷楷葦剛之利佃戶富者往來熟識種百畝只納三四十畝貧者八九十畝傳聞打點使用二承奉共銀百兩二長史共銀五十兩典貨四十典服二十十則門副十五則門正門校亦有十之數姚姚

數同典服起數官人各一兩外仍有土物下逮
各色匠役頭領五錢而已女官散女官十兩者
有之一兩五錢者有之脫非侵漁之多何為有
此費用哉 賢王之名聞於天下如知其實必
有善變之法大戶人等無有一人得見者內官
軍校寫字人等交結日久蔽固已深若只令有
司代徵以時交納 府得實用為多民免重困
而游食不至虛糜矣正德末永平白君一縣尹
耳出一票示官校自行退去進數加倍徃昔矧

官尊如撫院如藩長矧又上有明旨而下有
明文亦何憚而不亟為咨請一處或歷城地三
千頃餘聞外計亦若是兩地同釐宿弊納入之
數莫啻倍增外人不知秤免處所安得真實數目
此說一出必有忌之者而懼之者亦衆矣章為剝床
以膚歷則任其為機上之肉事勢相閱不並及之
不明如會試題語大天下莫能載則為羊壁人矣
嘗為補之曰言大而不能載如此言小似易為力
矣然而又不能破焉斯道之文不於是可見乎

滌議

東省青濟之間水之大者莫如二清河治者顧
後河而先滌何也以其衝要有害用力少而成
功多耳大清河發源平陰縣南柳溝泉從張秋
分流而灌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滌水經濟陽齊
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寧海場
達於海小清河發源濟南趵突泉出大明湖經
華不注山下章丘白雲湖會滌二河轉而之
東過沂山泊鄒平長山孝婦河新城烏會河博

興高苑至樂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清河自泰山
迤南及西北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勢方汹
湧而齊東東南城角去河不過二三步即陡峻
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漯河蓋會則流
益汹涌城益衝浸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與漯
會壞亦遲速間耳欲使漯與大清會流入海不
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南一角近內內多隙
地為力無難有借言壞城者不可聽也况漯水
止令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愷溝會于大清

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以潔水使之會大清逆水之性也小清河自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今灤水白雲湖清河之水皆徑入大清不復入小清河惟灤河之水今為小清之源自柳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東會滸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轅河諸水入河中間小清曲澗尚不知有幾汹涌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害者蓋大清河深而濶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

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發不南決鄒平長山
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欲南
決河南有地則欲北決盜開構訟以隣為壑殆
無虛日漂水在今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
漂水云耳其許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轅河
諸水併治之維在拆築小清使之寬大高深足
以有容而已蓋漂濟岔孝烏漢轅上流俱各寬
大今反注于小清勢轉淺窄安得不決故小清
必使大于諸水而後能受今小清底僅寬三丈

口面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拆移一邊使底約寬二十丈口面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柳塘拆築小清分潔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使潔水一半之西可保潔水永不為害矣或者又謂小清雖開無益夫潔水不東謂之為益方可然觀潔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不容芥不能流也但開柳塘使潔水之西則小清不必拆築亦不為害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反為

章丘齊東貽無窮之害矣鄒平青城當漯水東去之上流漯水既西則二縣安枕雖有澚山泊岔河二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烏河漢轅諸水入小清又不免于衝決是害猶存十分之七故能拆築小清則孝婦烏漢轅諸水併治之矣是口迤東起至樂安止如此而又開柳塘使漯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之聞也今之議者皆云柳塘一開則漯水不為害矣新青博高六縣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

東皆居下流陳愷溝至齊東東門外方入大清
該縣東南城角實隣之又陳愷溝并柳塘迤西
至薛渡地方河與溝俱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
俱之西憑何障蔽反使章丘齊東棗麻之地為
魚驚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東南城角
移築進內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
反滋泛濫城治然後關陳愷溝次及薛渡柳塘
舊小清則河與溝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
分漯水之勢併築小清者仍使漯水一半之東

其由柳塘西過章丘北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
彼此無得可無大患拆築小清是又兼治柳塘
薛渡二口及陳愷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
然章丘之害猶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
畏也哉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
今之計惟拆築小清導漯水使之東可也柳塘
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迤東漯水雖流
而性緩緩則易壅柳塘迤西若開其流必急急
則易瀉東西高下之勢於此可見昔人治漯水

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于拆築小清哉蓋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欲開柳塘者如昔人引濼水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之例而不盡令濼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縣城計也其拆築小清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一濼也然則開柳塘一拆築小清功可偏廢乎統而觀之柳塘一開而濼水分小清再拓而濼水順開柳塘所以為拓小清之漸也拓小清所以為并治孝婦諸河之本也與其全歸濼水于一河孰若兩分

其勢之為便與其獨惜齊東之一城孰若不貽
鄒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愈建久安之治者當
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者宜審緩急之勢除
民害而後興民利有治人而後舉治法誠得人
以綜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
不徇一邑倣禹跡之舊相水勢之宜均夫役之
勞平工料之費樹榆柳以作隄防通溝渠以時
蓄洩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佚然非先治漂水吾恐終
有害而勞無功矣故治先治漂而議亦先漂作漂議

居喪雜儀

中憲子有妻之喪越三日乃齊衰削杖居於室
隍拜舂吊客哭也若往而反羣妾斬衰居於室
內哭也若往而不反者或問之曰茲禮乎且服
以何時除也余曰禮也期年除服矣禮重施報
夫死妻為之斬衰三年妻死夫不杖期以報之
非人情也禮也者因人情而制之者也夫尊如
天妻卑如地物無踰神之理故天地相對而夫
婦齊體然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天尊地卑而

婦有三從無專主之義也惟其齊也故杖早也
故期間者揖而退將及門告之執事者曰齊者
緝也衰者象麻裳也杖以削竹期以周年夫為
妻喪此其禮之酌中者余因筆之於書古有貞
退錄無亦類此而日積之者歟

呂判政蹟對

章城有揮麈翁少好談說官政臧否人材老而彌篤一日身披鶴氅手持虬髯飄飄而過中麓子書院問曰吾邑鄉舉士呂應期嘗判常州府當人思之抵今不忘行何德政致然中麓子自解職後官政人材絕不相涉他事尚懶此則不庸心久矣長者有問不可孤負遂想像而對之曰呂君就選吾方仕途呂君就閒吾先林下然欽其政所以猶能存其蹟夫常乃延陵季子之

故疆東連海甸西抵京口右通建業左控姑蘇
歲漕租賦一百三萬石由江淮入汶濟以達京
師供軍餉其上供饑饉以暨庶府群吏之廩祿
人賦繁多簿書冗沓江南大郡未有過於此者
大利所在巨奸所叢防範一疎弊端百出經制
在於早定徵辦貴乎及時時正收成雖良民不
免妄用徵如遲暮雖富民不免愆期君自以專
司庾政所得為者不惜餘力其不在我者酌為
六事及二十三事上之所司逐一先行夏稅五

月中秋糧十月初務要開收糧長最是緊關非
比北方循環大戶每用富實正副二名充役餘
悉做此如徃日每一役編僉七八名或二三十
名便於推調難為稽查者俱行政免糧長必須
正身不許私造斗斛天平故縱家人跌踢淋尖
那移措勒以及下鄉團收各縣置立空白文簿
二本解府用印鈐記發廻將收過銀米按日登
簿半月一次倒換查考縣總督同區書人等將
縣徵官民土田山灘塘蕩備細開報嚴戒以官

作民以民作官避重移輕多科少派或將田糧
侵收反行散灑巧補及至比較不雇倩棍徒議
定責數付錢幫戶分僉單名蓋弊以串名為甚
也省價覓馬外郡漏船風波之險洪閘之峻因
而有損傷者亦有家人通同船戶偷盜以致虧
折添設拳手十名護船既費工食銀兩分外又
嚇詐搜求以上數弊悉與革絕護船比照點差
民快事例量撥武藝精通者五六名雖請船物
料器拾伍賃房煤水等價歲除而不用惟

滋善守廉是以民之委輸率先他郡集事不知
有覬餉勞而亦不知有道途費此其政蹟大畧
也擇塵翁曰政亦多端而顧以糧事槩之何也
中麓予復對之曰官以管糧為名政以糧事為
重夫既已道其重者矣其他可述者試一聽之
抵任即斥公宴辭堂饌停紙價革見面錢却船
馬之需及直衝舖行園戶行縣不受心紅下程
惟以公廩買肉一斤菜數束且執平價牌如齊
民交易其在府亦然可謂清之極矣一切文移

自行裁決如書辦吏農不遇膳馭門皂防快不
過眼隨而已無所與也拓撫流移之衆高標節
義之門令行於堂階咫尺之間人服於湖山千
里之外委查嘉靖元年以至十七年蘇淞等處
白米金花錢糧上官以為自來無此清察戶工
兩部歲以額派一應軍儲物料類料料價久被
勢豪大戶謀領包解恣意侵分遂請之察長欲
用誠實人戶取具辭條親裁并結領解給與
文責令部運或公差贖帶交納仍嚴限比單

巷註銷士夫贊儀改封還荅鹽商開引然價無
留不樹私恩不廢公法附廻接 駕餘銀尤為
人所難得他如辯華霧之誣獄折湯棒之刁詞
減黃澗之死刑釋徐綬楊濟之編戍復楊萱杭
銳曹司虞之葦筏懲陸格吳翔之蹈覆轍致唐
諫蔣名之復寧居宜其稱為神明而讀詩書服
耒耜者村城所同也其歌廉借寇者不但如鄉
民楊堂王祿輩數千人而鄉大夫則其情尤切
其言尤可取信鳳山秦公以廉幹稱養齋徐公

以仁斷稱約養周公以才能稱王太史稱其公
平顧少叅稱其水蘖曹司諫稱其清白稱為完
德者梁懋齋也稱為循吏者談十山也稱為無
欲君子者則章大理與任光祿也獎而薦之者
則有文夏歐陽三巡撫王張胡趙四巡按而戶
曹則陶主事張郎中也其薦辭獎語最切當者
如矯相沿之故習頓除常例完接年之逋賦不
畏強豪署縣印片紙不罰部京糧一毫無取相
宜宣蓄而水利不防於旱澇率衆飛輓而賢勞

罔恤於舟輿飲惠泉之一勺益勵初心督吳運
之百艘更資餘力一官而衆善之備如此則其
繫一郡五縣之思者固非倖致也揮麈翁曰據
其平日行事亦可但不意其為政乃出人望外
其亦有所以耶中麓子再對之曰初聞選得常
州呂君恐不能勝過吾寓而愁嘆不已吾學古
人繭絲保障之說以動之君之此選為名耶為
利耶若為利到即大貪不過去官而已若為名
則頃一廉如水稍渾則亦同歸耳蓋常乃財富

之區非如僻郡可掩飾太守官尊而且進士府
推多進士甫三年即有科道之擢二守間有進
士或陞陞或降任轉陞撫按別作一等而屬目
者惟在通判觀外官考察府堂惟通判難免所
以稍渾即同大渾呂君幡然而喜曰吾意正欲
比水尤廉耳其成廉德雖吾一言激之而每事
盡善則君固才力素具也可繼君者近有聯峯
徐恒錫徐之在濟即呂之在常徐之署章城即
呂之署無錫也東人去後思之猶呂之今猶思

於南也徐陞順州考黜呂陞府同以喪明罷歸
此則天道之不可測者揮塵翁聞言仍飄飄而
去吾因搔筆書之為呂判政蹟對云

壽 遼國主四十歲致語

人生五十始壽其未及而壽者或以其貴或以
其賢從而稱之以為半百滿百及千歲之壽之
基是乃與時權宜文不可一定拘者也嘉靖乙
丑二月十九日乃 遼國主誕期說者任良來
自數千里外拜懇中麓野人致語以壽之仰惟

遼王殿下貴為上國名溢中華手不停披於六
經之文耳不樂聞乎五音之奏時或跨蹇城郊
烹雉林藪幕天席地暢飲忘歸不遜聲妓喜接
文人所著詩有荆樂紀詞有蓮漪漁唱自號種
蓮子及西湖漁父而 賜號則清微忠教真人
貴而自忘其貴賢而益親乎賢不必五十而可
壽將至千歲而無窮矣石室靈文一朝頓悟金
鑪真火萬古不灰靜含太始之玄動履其旋之
吉當晴旭之辰際光華之旦晚日艷天桃之色

春風曳細柳之煙通國稱壽者不計其數而中麓以遠且野人先為之致語有如是夫

玉雪解

前輩質朴大士夫猶然無號世後而文繁閭里細民徃徃有之今雖歌妓亦競相好尚有名淮蓋者恥其同行有而已獨無也素賞其音而重其貌者遂以玉雪號之妓名淮蓋有三號玉雪者乃劉氏爰自真保定來非馮氏女也貴莫如玉白莫如雪蓋之價與色實以之而淮蓋更與

他塩不同塩又稱玉屑雪疑或出於井或出於海或出於池而淮塩獨盛鑠煮煎淋莫不有法晴波竭而紅霧收其源長其利博行見劉門豐足以有此一種淮塩而浙與長蘆河東尚且次之矣因解玉雪而附其說如此覽者或以予為輕狂老狂甘心受之若以為病狂醉狂將瞪目拒之矣

醫案

自八月念日以前俱服李屏巖王小村藥不必

備述以後月山清六丸小陷胃湯俱未服止服
其左金丸五十九丸不無小益至二十七日服屏
巖小村參朮丸七味微見效二十九日服小齋
清胃豁痰劑憤亂一夜半日九月初二小齋又
送養胃止嘔丸寬中養胃湯丁香豆蔻等而枳
實幾二錢俱未敢服屏巖小村用人參八錢橘
紅二錢麥門冬一錢五分五味子二分益智仁
五分比前更見效乃一意止用屏巖小村藥而
其藥似平實奇似緩實速蓋以平見效則奇又

有所謂急行到不得而緩可到也郁李仁麥芽
蓮肉陳倉米枳殼龍肝水煎煎成入竹瀝薑汁少
許自是稍為加減或薑或當歸身尾升麻柴胡
陳皮甘草栝子仁砂仁茯苓藥與時消息而
橘紅麥門冬酸棗仁益智仁蓮肉枸杞子砂仁
生薑麥芽半夏芍藥五味子則其酌量常用者
藥熟投以四味膏予人參為上白朮等以下流
減子因得飯加氣壯睡穩步輕瘦起肉生飲其
渴止面頰看看復舊形體漸漸如常智慮種種

日新而文思滔滔不竭矣屏巖之區裁盡力小
村之張主尤多不惟予以病人知感允親友以
及童僕無不羨而感之者安得如二子者百人
布之天下天下豈有夭傷病苦差悞藥餌擔閤
時日委而棄之使死非正命者哉雖然此特醫
人而已次醫醫人上醫醫國二子醫術已高若
更加窮究予又載二車醫書以助之將來醫人
乎醫國乎為次醫乎為上醫乎知必為上醫醫
國無疑矣予今病勢已去十之七八聊停藥劑

適加飲食則何如戒不用厚味非味無以開胃
力止用醇酒非酒無以和血無肉令人瘦糠糝
不能肥藥且却君臣而酒暫中賢聖二子堅執
不可自許醫書曾多讀藥方亦久試無有如此
而可已疾養生者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非
古人名言耶君若謙退不執法阻撓閣部大臣
尚書當在十五年前據其聰明調養今不惟壯
夫或可仙人矣安有一疾月餘者耶予因大笑
而謂之曰屏巖豈李東垣小村豈王叔和而予

言亦百藥耶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
行予將惟其言是聽爾

生日謝却賀禮門帖

久以生辰取擾親友每欲却之恐涉不恭今在
病中方圖靜養暫避應酬幸勿如前賜禮賜亦
不敢受徒增一番勞費耳專此奉告伏惟鑒原
大幸

病後告減應酬門帖

某自辛丑謝政家居今二十七年矣性本好動

好文好棊好客兼有家事人事農事及轉浼官
事并四方柬札詩文每歲必閒月每月少閒日
每日少閒時甚至風雨之夜客常滿座十餐有
七八次對客而家食者無幾不惟外勞而內亦
勞苦甚矣大寒大暑厨竈造作飲食瓶罍烹盪
茶酒筮盤買辦物料并人家所餽田園所出五
穀五果五菜等總之費用不貲

見史記貨殖傳
言資財衆多不

可與

費用不足惜而精力可惜也且一人之精

力有限而衆人之應酬無窮年將七旬日近衰

老若復仍前不知改省是促筭之道而非知幾
之人矣况今秋一疾幾乎不起幸托衆庇及明
醫藥餌得以復延殘喘從今欲減延待節食飲
慎起居一切瑣事凡不甚干已者俱不之應見
客有時有數慎勿接連不斷在宅長多在廳長
少有時倦怠即小憇片時不敢忘倦整怠以強
役吾神有相訪者不必一一出見如前終日長
談以損氣亂真至於慶弔贈送拜望往還分內
應出應應者俱不敢少且不敢後以上條不得

已真情特此披露暫停不急之務以保未盡之
年伏望親賓稍加體亮早末感幸無窮矣是雖
出自己意日又歌吐中止相知亦多有勸之者
乃決於一朝竭誠懇告有罪有罪知罪知罪

祭文

祭袁良玉處士文

惟靈善良之裔敦朴之才冲夷之性脫洒之懷
破去岸幅雅量無涯悃悃無華口語訥訥焉似
不能開然其中蒼素了了遇事綽有區裁雖嘗
衣惡如麤不挫其志卒能規時牟息以豐于財
周人之急恤人之灾與物莫忤處事能諧不忤
不求無忌無猜自予解官拜謁庭階奈何天不
佑德未老先衰歲前長逝今返泉臺聊陳薄奠

將敬致哀有知無知不可得而測也靈兮靈兮
盍歸乎來哉尚饗

祭魯太妃文

於皇玄漠佑德降祥我明御極胤祚綿長星
分藩服派衍銀潢緬惟魯國宛在東方阻山帶
河磐石金湯代有賢哲以及先王恪遵祖
訓允協天常迺有賢妃內主蒸嘗猗歟賢
妃嬪於名邦慈和貞淑靜一端莊外政不與實
多贊襄齊之孟姬衛之定姜嗣王仁孝世德

彌彰母儀婦道內訓有光鳳冠雲帔佩玉鏘鏘
國人屬望必壽而康偶爾嬰疾竟以云亡國人
哀痛懿行愈揚朝有恤典遣祭治喪葆羽龍
旂金棺焯煌生也尊貴沒則悲傷當此歲暮卜
葬佳壤玄冰裂土積雪飛霜猿號鶴唳有淚沾
裳先本逐客寄跡江鄉猥承遠誼無任感戴南
望含悽致此奠觴倘鑒微誠神其洋洋如在左
右不限封疆尚饗

家堂春祭文

四序推遷惟天之道值茲仲春祠儀聿肇靈雨
既零早寒猶峭柳已浮煙花將含笑觸物感時
豈勝傷悼揭誠秉虔先期告廟三齋七戒不葷
不弔櫛浴改服省心返照設洗昨階執爐前導
實器於床覆之以幕出主於柘仍其生號視腊
省牲備克咸告甒在房中玄醴不淖粢蕡飽饒
薌合蕪料歲韭黍臠釀美皓皓股修糗餌水蒸
火魚三獻甫畢東方已朏人生百年除老與少
夜居其半病而醫藥月有幾次開筵讌樂吾祖

以來俱有高蹈壽者固多父已歸兆父行俱亡
歲輝斂耀夜不復朝夢不復覺江無迴波東流
浩浩思其居處思其嗜好如聞其聲如面其貌
祭有餘情福有實効仕者祿豐田者禾茂饑食
渴飲龍章鸞誥父沐國恩克承家教家教易
聽國恩難報有一不稱是吾不肖事父與君惟
忠與孝不愆不忘是則是倣神鑒孔昭人言免
誚尚饗

家堂秋祭文

吾宗世系爰自隴西金兵猾夏棄家東馳章城
之南山險而竒長城峻嶺暫避亂離亂定再徙
綠原為宜墓南村北卜築於斯原隰沃美川谷
縈迴載耕載耨不識不知間登仕藉文武兼之
文為州牧武作軍師富甲郡邑名滿華夷至於
末造家計中衰今稍振起福蔭所遺為農有獲
遊宦完歸當此肅景木落霜飛窮源返本感念
含悽菜果既熟羊豕亦肥冥財羅案新酒盈卮
以享以獻來格來儀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敦思尚饗

祭同年揚子襄行人文

吾兄之生孰發其祥吾兄之歿孰拆其芒莫究厥因詢彼蒼蒼彼蒼無言其道無方或值其變或值其常常則必壽變每獲殤粵若稽古爰及于唐後有李賀前有王揚一賦玉樓一墮飛航考終命者止於東陽憐才惜士今古同傷兄自垂髫見者莫量甫及笄冠執贄膠庠率性脫洒賦質顯昂結社屬文釋朋于良下帷絕編對榻

連床程猷迪業激潤含芳連城結綠破圍飛黃
高步巍科甲榜之望壯懷激烈華聞飛揚孤騫
鸞鶴逸足驂驪况不自有韜晦彌彰同我年行
鎮日徜徉彈碁博陸走牟飛觴文思突發翰墨
淋漓督工課衆朝暮無遑麗長秘筭袁敏精詳
遠輸埴器擁蓋瀟湘拜職大行奉使大梁好音
未獲聞罹崇殃再徵素履嶸然有光氣宇魁梧
咸足不亡亡也而蹙矧又異鄉允我年行繞楹
徬徨且信且疑趨亂衷腸既而實然魂怖神愴

為位哭奠漬絮椒漿招魂有賦返魂無方千里
鄉關三十星霜位不滿德年又弗長雙親垂白
哀哀在堂子幼妻嬌誰依誰將名落人耳丘首
故疆牛眠佳域馬鬣玄堂神於此棲魄於此藏
兄之僕人有事吾卿附此遙奠為賻寒涼友情
無盡後報未央值今逼暑炎飈亢暘大火流空
撫景如狂攬涕何期宿草蒼蒼生既無怍死亦
何妨海岳同久蘭蕙同香雖死不死嗚乎子襄
有知無知嗚乎子襄尚饗

祭鵝湖費相國文

君子在田維 帝之思出而柄用維 國之師
不幸委化則又斯文之深悼而天下之同悲流
觀近世鮮克以之允茲蹈茲微公其誰方其被
召而來也將以據素忠而對 新命輔 聖君
而庇蒸黎內參帷幄外曜台司遠綏荒裔近殿
王畿鎮浮雅躁日表雲姿金石流功竹帛名垂
以故傾城薦紳逯于路達僕馬雜還冠蓋交輝
絡如流水久擬烟霏中園喜司馬之再相東山

起謝公以保釐夫何文星夜暗天不憖遺方享
遐紀云胡遽衰明光罷草塵掩果愚桂萎松折
鑑亡玉頽寢入告之謨弛經畧之規然即其恆
弘注措之一二庶幾乎少見其端倪凡三閱月
未大厥施慶者出戶弔者臨棺死生異域欣戚
同馳遂成今古曾幾何時正當春莫返葬南歸
降輿客位徹奠庭基駢軒迢逾鸞旌離披丹旒
前布素幔後圍中天日慘四野雲迷雨絲絲以
沾蓋風泠泠而入帷輪結轍而不前馬嘶轡而

長斯天高夜靜猿嘯鳥啼嗚呼公之往也其將
遊玄漠浴天池棲蓬丘駕風螭憑虛御氣鞭霆
騎箕是雖公之夙願實則恍忽宵冥不可得而
推者也石井之墟銅山之壘聚靈發祥虎袍龍
隨重泉歎石道左豐碑易名 賜謚法生建祠
工官營兆禮曹致儀雖長夜不復朝而帝鄉不
可期然德茂慶衍身湛名遺靈光不滅有賴於
斯矣况死生者達人之大觀而知命者神聖之
玄機又何必洒嗟賢之淚而賦傷逝之詞哉某

雖林下感公素知竭誠望祭心往神移出涕泣
若撫景凄其殺馨于祭酒益于危臨風三嘆徘徊
路岐歌不盡哀聊以為辭尚饗

祭蕭一泉縣尹文

惟靈生於畿服家本績慶巍科發跡章城作令
清白之操嚴明之政隣境聞風闔邑改聽譬諸
悍藥毒石可以攻病以之養生恐違其性履任
造端鋤抑強梗與平梁肉久而必更父母之懷
賢於神明之敬節侯相國載其清靜當官行法

宜為龜鏡若不自知具云予聖公惟撝謙名難
實稱在官十月民將興行忽爾長逝嗟哉惟命
人言異同先本不佞任事招尤蓋棺論定不日
北旋首丘是正聊陳薄奠何以為贈無言不酬
有感必應尚饗

祭王梧峯表弟文

人孰不子鮮克厥宗亦孰不弟貴交其兄克惟
蹈茲衆美梧峯墳篋協和門第崢嶸事親竭力
為謀盡忠言辭簡要禮度肅雍郁郁蘭桂階下

成叢賢名日起家計漸隆東南巨鎮商且兼農
往辭來會語每日中異姓兄弟同心友朋共期
百歲弟乃告終儵忽聚散譬彼飄蓬隨風而轉
豈有定蹤吉辰襄事月惟仲冬猿啼雪月鴈斷
雲空玄冰裂土丹旒搖風臨期一奠品物不豐
刲豕而瘠剥羊而鐘吾母未葬憂病竄竄悲思
灑淚感嘆摧哀親情友義本自無窮過此以徃
永世不逢難聞德音不覲德容惟是掀髯抵掌
有時來吾夢中尚饗

祭李南湖主事文

憶昔服闋上京竒表英姿義氣勃勃山岳可移
凡有識者莫不望其大有所為曠達之度宏博
之詞足以副其壯志而施無不宜既乃縉紳公
舉改秩銓司吾雖有一言之薦而實非朋比之
私人言固有異同君子無不是之知人惟難同
調者誰舍短取長蓋不取以古道望於今之時
矣然猶以為是非終定於口舌之曉曉心跡必
明於歲月之遲遲將來事業尚有可祈詎意命

運有限旅魂無依官猶微末壽未耆願生才實
難而止於斯但達人大概視古今如一息君子
知命雖夭壽而無疑况兄生而行雅歿而名遺
又何必洒牛山之淚而動駒隙之悲與視搖搖
久已南歸葬有定日魂無返期兄有遺囑托文
其碑文未及成先此奠辭自念久承隆德乃今
報以薄儀面顏忸怩血淚淋漓尚饗

祭高翁承慧文

天生斯民厥賦惟均至於命運有幸有屯或壽

而富或夭而貧嗇者非薄豐者非恩仁必有壽
德必有鄰孟子嘗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孔子
亦云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翁富甲一邑壽踰
七旬性坦而直情厚而真生財有道治家惟勤
有能濟物慈而愛人素以德重不徒富聞可謂
仁者壽而德有鄰非若不義而富為富不仁者
矣子二而才孫多而馴行將利賓于王昌大其
門愚之幼子翁之女孫不嫌微末結為婚姻翁
之於愚以情則親以分則尊百年之好彌久彌

敦祇一登堂遽再謝賓不接光霽幾及三春是
月十一實惟吉辰逝將瘞玉卽山古墳先期薄
奠無任酸辛空灑孟嘗之痛淚聊為宋玉之招
魂尚饗

祭盧省祭克敬文

先大夫重然諾慎交游獨與君同筆硯而投膠
漆所領鄉書惟敦念朋舊結婚姻而為骨肉之
戚吾門有女為君家冢器之室先大夫久已不
祿吾妹亡而君亦與歲前不起令人五內摧折

撫膺太息固不以死傷生豈勝感今嘆昔彼先
棄儒就吏君蓋有不容已射利舞文吏之常也
君獨優於守己口不善夫三語手亦憚于飛白
幹辦公餘杜門抱膝官賢其廉人頌其德年登
七袞始得冠裳被體一子二孫女及外孫非一
人生有此實難倫比月之三日卜云其吉箋箋
陸離將大歸于窀穸謹先期以致奠心悅而
如失把酒注卮封牲載几雖云咳笑之難聞惟
願精神之未格尚饗

祭遠處士天澤文

慨人生之不又多身沒而名堙非實德之難繼
則子姓之無聞惟夫君之蹈履超閭里而不羣
言快直而行篤性坦率而情真以是處其厚友
以是處其讎人非故有乖孔訓泛愛衆而親仁
鄙有心計之輩效無懷氏之民仙遊幾及六載
壽筭將八十春壽高而德彌邵子一而孫訛訛
孫各克家善買子將為國上賓大觀百年之內
誰保七尺之身惟有德而有後名不與跡俱陳

向予有一萌息許與君之令孫雖女殤而婚斷
交愈久而愈親茲大歸乎窀穸卜吉日與良辰
適兒婦之病殂亦附葬而穴隣望靈輒以致奠
庶薄敬之微伸豈無從而洒涕實有感而沾巾
尚饗

祭外祖母呂氏文

昔在京邸得會涇野呂公見其目喜而眄面白
而豐雖無鬢鬢自是有德之容及予喪偶繼婚
齊東拜其祖母與其祖母翁驚疑母貌宛于涇野

夫同詢其所以蓋本一宗惟其家教有素是之
婦道克終近田固足以糊口百勞允萃於厥躬
水瀕朝汲食待晚春力自有限心乃無窮視其
女孫往來匆匆女孫得子喜溢眉峯忽抱病以
長逝迄今四歷乎春冬外孫亦已夭折難免憂
心之冲冲人生於世如行有蹤因風吹散永世
不逢今將歸窆有樹有封春雲冉冉朝雨濛濛
雲如愁結雨如淚傾聊陳菲奠載叙哀衷無幽
不燭有感必通尚饗

祭程尹母張氏文

母儀婦道舉世無過想夫教子功有足多夫登
鄉薦子掇巍科各為民牧政治不苛境安而肅
民用以和章去潭淵不遠非隔雲山之差歲已
知迎養有日佇觀戲綵婆娑夫何門廬之倚望
易而為里巷之不敵忽爾聞之疑其有訛繼得
家報如之奈何邑侯晉潭躡踴顛蹉恨極終天
淚溢懸河日無停晷川無迴波霜華委地風葉
辭柯壽則已矣名將不磨生居治下愛不比他

報以真儀之涼薄難免涕泗之滂沱尚懇

祭岳丈張壽官文

人生字內百歲其常古也壽考今多促亡內經
首問最得其詳壽因省節亡為猖狂猗歟岳父
逢運之昌天順壬午寅月以降冲夷有操閔廓
無量雖鍾勁氣而無他賜千金貿易萬里經商
外有餘樂歸有厚裝惠及閭黨不但門墻老而
閒居方正賢良或住城市或在村坊招呼耆舊
酒食相將榮膺冠服子孫成行九十又二年非

不長以其省節百歲可望而止於斯亦自痛傷
月前祇候踞坐於床只今再往施帷於壘城闔
之北郎山之陽生於此遊歿於此歲襄事有期
返魂無方歲窮日短雪而以霜征鳥厲疾寒鴉
迴翔婚况不幸見居母喪曰有一子亦已上塲
翁女吾婦內主蒸嘗德惟閑靜事多贊襄命逢
陽九病在膏肓雲籠缺月塵掩殘粧因茲一奠
百感催狀肉登於俎酒注於觴魂雖杳杳神則
洋洋如臨於上如在其旁尚饗

焚黃祝文代謝少溪作

某向在 京師以兵部左侍郎三年考滿吏部
覈具官績以 聞下其事於所司按令甲以覆
曰某父與祖宜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母與
祖母贈淑人報曰可誥勅房其撰制詞代 天
言中書書寫上符璽奉寶以行定日 御前頒
賜仍錄其副以待焚黃墓上下日於二月初四
得奉詞如禮焚告此 明主不棄微臣憫念年
勞推廣孝思原厥從由褒及幽遠 聖恩汪濊

舉家感戴皆祖父母教誨所及積善獲報雖祿
養不逮而追贈有加榮生棄梓光賁泉原際此
熙景風聲振木雨露濡田瞻前顧後感物愴懷
摧慕無盡號咽難任先期已櫛沐齋戒視牲視
噐告克而告具矣今牲牢載陳冠裳粗備于以
存原頌而焚其副親賓咸集縣大夫踵至助祭
有物致祭有儀總此虔告尚饗

祭王外祖驛丞文

惟翁幼而事親能承其懽長而宰驛能慎其官

老而致政得遂其間至於承遺委而迎章聖也則又身處其難生而惠及宗親骨肉尚暖歿而名留里巷牙齒猶寒所可惜者三世喪其雙親曾不得面領遺囑而手撫生棺以羈于官守不得自專不必旁觀鄰邑吾鄉仕者皆然愚之喪父為士未遇乃後喪母解官而旋是以服事歛藏無遺恨焉惟翁南就祿養北歸齊川全止敝廬久勞息有方喜睽違得聚一疾遽斷其年日月居諸時序推遷將以吉辰舉事返葬祖阡

素車白馬送迎有兩縣之親識丹旄玄鶴飛搖
當三月之春天淚似朝花泣露愁如晚樹凝煙
淒色雲籠落日咽聲風遠鳴泉其忝為晚婚數
本前緣得子而天相嘆相憐久隔音容將撒几
筵預陳薄奠予以告虔牢品香帛酒罇紙錢非
敢誇詡乎明德惟神感格於幽玄尚饗

祭封御史雙溪楊翁配太孺人時氏文

昔韓愈與孟郊隔數千里而締忘形之友阮籍
與王戎長二十歲而為忘年之交某與翁生晚

正符其數居止幸而不遙形年無意而兩忘詩
詞有社以相邀茅亭竹舍月夕花朝壺矢觴詠
限韻分曹時陳美食云出內庖翁惟豸服閒適
鹿車遊遊賢內助之事得不勞萱吐北堂椿茂
干霄子孫衆多教有科條玉樹瓊枝麟趾鳳毛
煌煌叔子早事 清朝巡撫雲中胡馬方驕長
驅直擣氛祲全消 錫予駢疊 勅旨崇褒重
闡心慰萬里名標夫何光岳惜靈而早歛天地
愛寶而重韜年過七十壽非不高衆望無已上

比松喬威儀遽戰神魂難招羅衣塵暗寶篆煙
消對鶴歸千年之華表雙虹斷百尺之長橋家
廟將增新主遠祖據禮從禖光塵不昧聲跡彌
昭吉辰二月合葬東郊門垂故柳阡滿新苗山
嶠曉月江漲春濤飛絮半天撩亂遊絲百丈飄
飆丹旌搖搖白楊蕭蕭東帛辨香羸豕濁醪上
朝食而涼薄克祖奠以悲號弔高風於齊賢托
遺饗於楚騷尚饗

祭先母太宜人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三月丁卯朔越三日巳巳不孝男太常寺少卿開先肅集內外五服親屬謹以猪一口羊一羝酒一卮醢三豆果四蓬餼餼茶菜糖食稻黍麥飴各五列敢昭告于累封太宜人母氏之柩曰母亡八年始即重泉遲迴固有他望暴露寧免重愆讀書有成吾父之教治家有成吾母之賢母勞於後父作於前譬之大厦其勢將顛賴吾二親支持保全豈惟保全克拓家緣吉辰合葬謹此告虔今夕

祖奠聊陳籩豆厥明遷柩爰撤几筵刻期南發
無時北旋難報恩於厚地徒抱恨以終天尚饗

祭亡妻張宜人文

妻歿歷年彌久相思與路同長妻葬為期不遠
離情終日難忘生前子女夭折身後弟姪悲傷
祭掃非無上塚糟糠虛不下堂主廟待時題祔
秋冬別舉蒸嘗明朝將辭祖廟今夕先酌餞觴
紙灰飄舉酒氣馨香鏡無舊照架有遺裳載觀
畫像載步迴廊忽驚載笑載言之彷彿自爾載

號載哭之淋浪尚饗

祭南冶馬濟周文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人生百行惟忠與誠處則如馬少游鄉里之善人出則如晁錯所謂安邊境而立功名南冶以處士終其身以善人擅其稱使其出而得志功名可比限夷峻嶺而亘塞長城惟其為謀忠而處事誠是以不祿而富未爵而榮其居家也客至如歸闔至能平其交友也少則忘年長則忘形常則濟人以財變則救

鄉以兵為吏以廉奉公守法為農以勤淺種深
耕識者謂為齊之謀士而子孫則俱魯之諸生
士夫固非私譽鄉人自有公評慕名者侈其量
如瀚海受恩者願其壽比長庚七十古稀今過
五齡夫何黃金難化玄髮易更月前晦後風疾
相嬰巫醫罔效大命斯傾寶劍何時再試角弓
不復重鳴孟冬七日卜筮新塋寒烟衰草零露
殘英雲容已變雪意將成翩翩白馬搖曳丹旌
先期虔告絮酒和羹童兒手掬幣奠在兩楹如面

其貌如耳其聲惟其耿英靈於髣髴自不覺涕泗之縱橫尚饗

祭愚谷李太僕文

在昔有宋歐陽崇公司刑不濫心慈而恫以其積德生子文忠名魁南省丕振文風其在于今司獄李翁有子愚谷歐氏可同儒有願言官不必崇試錄居首錄愚谷已卯叙君視

大魁軒比飄蓬志存匡濟渴慕夔龍予曾兩薦

仕路微通

陞司業予在文選自薦之也

與時齒

語未竟厥功古文經注傳世無窮屢欲付火以
滅其踪所謂彼屋之隆寧僕哉躬者也歿祭于
社葬依其宗于彼業師生死相從同業師蔣
賢逝將往適值歲凶出門不易家務匆匆遣
人代祭爰布哀衷奠儀猶西心旌已東尚饗

祭龍岡張母太淑人文

維靈望族是生名門來嫁勤儉持家朝昏不暇
孫各讀書子居鄉亞年未老而受封壽既高而
觀化養備厚祿於生前歿同封君於地下祭葬

有 恩光榮無價不獨鮮儼於章城亦且有聞
於華夏即幽條忽期近薄祭聊將敬瀉奠帛維
縑奠盃維尾神如感格不勝欣訝尚饗

祭右川康太守文

予以辛丑罷官言旋舊廬君以甲辰進士始獲
任途試政都臺拜官司徒辭墅權稅太同督儲
獲旌五馬兩郡分符一當繁地一在衝衢繁而
各得其條理衝而不失之楛楛撫安黎庶繩抑
吏胥下無怨語上有旌書方敷德政一疾云殂

乃搖丹旒乃返素車葬期逼近停已舒徐未銘
於其歲先祭於其居邇而計之十七年餘內為
卽而外為守死為神而生為儒山川無改榮哀
頓殊是占予歸之既久矣孰知君促之可傷乎
滿饗

祭豚臬李方伯文

人之相欺或相面欺人之相知貴相心知公年
既長予生較遲忘年之友通家之私情非一日
知歷三時予方垂首公已揚眉敬言黽勉勿憂

棄遺既而同朝退食委蛇久而同歸詩社追隨
義投氣合無少嫌疑予之益友士之嚴師昔居
官守未竟厥施豁然隱逸跡亦甚奇食能節慎
步更飛馳以此卜之不止耄順疾乃長往理不
可推日前躬候門擁群醫無何復往堂已施惟
許劍未酬埋玉有期落花滿徑飛絮連堤人情
改舊山色猶斯戶無曳履池閣釣絲書存手跡
鄉騰口碑空留名姓不覿顏儀剗牲充俎挹酒
注卮謹因薄奠申以微辭相知日遠相欺日滋

交鮮同志恨將語誰尚饗

祭岳夫王古泉巡檢文

賦性善柔兮高朗遇事執持兮矯強一身無羈
絆兮偃仰慮家不振起兮悒快遠能承事兮官
長近能和睦兮里黨博陸時一為之兮技癢生
平所深惡兮鹵莽兩任有聲兮敏爽上官見知
兮稱賞解職歸來兮慨慷一疾不救兮長往心
神為勞兮夢想耳目久寂兮影響生治平田兮
如葦蕪歸先兆兮佳壤聊陳薄奠兮稽顙嗚呼

哀哉兮尚饗

祭右川康母太安人文

女生有不字者矣字而與命多違女生有不壽者久壽而家計或微惟太安人夙稟賢德茂著音徽治家勤儉其殆庶幾布餘常暖粟餘不饑亦繼則盛食豕能肥使令奴婢恩而有感鮮明亂及燦爛珠璣福稱今備壽過古稱水滸遠舍山色當扉景物如昨一疾長歸寒雲漠漠雨雪霏霏鶴鷺獨唼鴈不雙飛風飄哀響月缺圓輝

衣存舊線床委斷機親知失庇孫子無依與夫
君為夜臺之伴傷仲子如朝露之晞聊陳俎豆
載拜庭闈若聽遺言於彷彿恍瞻慈貌以依倚
尚饗

祭東里祖母陳氏文

老夫人之嫁也適楊焯之方與老夫人之長也
正楊業之垂成老夫人之歿也值楊運之遭否
而奇禍之橫生老夫人之塋也則又楊門之甫
定而人心之戰寧勢變多端壽幾百齡行將逝

東郭之故居而即東郊之祖塋事當文者且猶
時而有言難盡茲有文也因重感而有淚如傾
尚饗

再祭岳夫王古泉文

居官雖小勇退見幾罷官無營携家相依為吏
克慎事親無遷生成古朴不鑠智機病卒踰歲
日月如飛山青水綠物是人非音容久隔涕淚
交揮返葬伊邇時當授衣風霜肅景雲日斜暉
丹旄飄飄白馬駢駢葬後扶助不至寒微子必

有立女各有歸數口無累一家俱肥惟神更加
冥佑薄示靈威來儀來格是祝是祈尚饗

祭峯亭馬母金氏文

八口之家中人之戶十年之間不無變故試觀
馬門亦足為據先哭其子次哭其父母又繼之
飄飄仙去年止十餘令人驚怖無為善爽其報
理不勝數耶然而生則人頌之歿則人痛之惜
老並福而人重之惜其仲子能文而未及用之
母素行有德既述其德而誌之母蓋有期敬先

其期而祭之子孫讀書科第將引而嗣之厚蓄
大發是不可坐致而立俟之乎尚饗

祭夾谷孫主事文

嗟乎孫兄官雖不久猶愈於孟浩然之終棄
未大白亦勝於吾子行之赴瀕空高殷浩之虛
名未遂班超之遠志有陳元龍之傲兼阮步兵
之肆宜其衆口交憎終身蒙刺識者已足昭明
昧者任其疑似聊具鄙文敬將薄祭難陳心事
之萬千用報相知於一二尚饗

祭雲峯王士登文

契交云歿悲痛難禁嘉賓雖多無如子之同心
詞人雖多無如子之知音謀客雖多無如子之
深沉直友雖多無如子之規箴文伯雖多無如
子之博通古今隱士雖多無如子之增重山林
醫巫雖多不能驅子肺病之因尋亭臺雖多不
能起子乘輿以登臨基誰與相較酒誰與同斟
書誰與共閱詩誰與長吟田本躬耕而沃美樹
遺手植以陰森空掛延陵之劍絕彈伯牙之琴

有言在耳有滂沾襟香浮於案殷實於鬻我乎
竭誠以致祭神其不棄而居歆尚饗

祭處士安國恭文

幼與君同學居且近隣長與君異業交益相親
予之未遇也每待以上賓予之致政也不視為
逐臣世衣章布喜接縉紳賈雖營利推以濟貧
農惟務本成於克勤親踈百口仰賴一身門庭
穆穆孫子循循行樂憚於遠遊真乃不出鄉之
閒人質直不至違俗則又善居鄉之良民男女

森以成列因而多同鄉之眷姻壽考得終正寢
將為祀於鄉之明神穀肥且美酒溫而醇豆登
宿具几案是陳如覩儀容之肅肅若聞唾語之
津津尚饗

祭貞菴劉郎中文

垂髫讀書終身肆力德業乾乾威儀抑抑半生
舉子飛騰未得三載為郎陞遷在即處則勉於
作人出則勤於供職歿而望門者悲生而過廬
者式不求名而自得名敬之者無論識與不識

進士不第負其才養子不存負其德人云天道茫茫予更憂心惻惻塋卜北郊魂返南國憶昔熏燭寫書時當夜直只今縮酒陳牲素上朝食如聞聲音如見顏色有言在耳有淚沾臆誌文未索而先成素行庶幾無遺失自視愀然報其生前為猶薄見者過許待其身後則已極尚饗

預祭西野袁翁文

文山之友於其未死而先祭之靖節之文於其將死而自祭之近世黃五岳病沉祭其未散之

神而皆弘麗之詞予於西野雖願其壽每懼其
危志文既有作祭文亦相隨寧備而不用恐用
而後時此舉本出於二三友之同志予以報答
乎四十年之相知

祭張尹乃尊玉泉翁文

於惟顯靈世鮮比倫歿當稔歲生際熙辰古之
逸叟今之良民行兼衆美壽臨八旬有子績學
甲科發身邑之良牧國之上賓誠心善政厚澤
深仁聞憂解綬將返征輪士民戀慕僚友酸辛

生蒙厚遇情久愈真鞠躬靈次薄具聊陳然感
之者既非一事亦非一人宜其哭而莫之者無
分乎章邑與寧津尚饗

祭周府崑崙奉國將軍文

於美 皇明賢聖疊興孫子繩繩周府鎮平崑
崙繼聲真乃宗英嚴毅公清孝友忠貞有學有
能無伐無爭捐貲助營新學脩城問寢不驚居
喪不寧鄉涕其名烏集于庭疏達 朝廷特

勅褒旌嘗考西京劉德擅稱有子更生校讎五

經麟閣圖形公之教成象器西亭可作世楨六
十四齒公乃仙昇春秋五更未效微誠千里馳
情再續前盟曰惟此行尚饗

祭霍秀才妻劉氏文

於惟顯靈生成出類口無長言目不流視遇婢
慈仁治家勤瘁家雖中人百九克備夫主清溪
瑚璉之器砥礪清操堅持雅志白屋終歲青雲
未遂相敬如賓借老無二可比古人名缺姓
據其懿德可久延世一疾無醫壽止於是人死

如歸人生如寄當其早年父母先逝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其在于今差可慰意有甥代孫有女
代嗣福不必全人亦鮮麗卜塋佳壤祖塋之次
敬陳薄奠友朋之義我乎竭誠靈其不昧尚饗

祭賢媪王母楊氏文

父乃士中之烈夫為人中之傑子稱里中之良
孫非族中之劣應役輸租保殘守拙幼有雅志
貧不改節方其盛時如火斯熟土田膏腴僕夫
羅列噐物堅美飲食豐潔長幼咸安親賓胥悅

或得於身經或得於傳說悉由賢媪心思既竭
女才有餘內政無缺中衰以來如霜摧折見者
悲涼聞者哽咽賢媪將葬與夫同穴予忝眷屬
觸時傷切牲案載陳酒罇敬設伏惟格之雖不
可度幸勿吐之若不足屑尚饗

父楊環有士氣
上司曾問縣官

如何環應以望除害安民後縣官讓之曰吾持
楊秀才不啻親子姪奈何獨為是對環言明府
相愛乃職去環由歲貢生作教官有聲夫公道
官竟奪輕財交結既多且廣凡有慶吊事車馬
盛尚義輕財交結既多且廣凡有慶吊事車馬
填塞門巷赫然一時子應徵善人也二孫稼穡
幼弱僅可

撐門戶

祭龍岡張尚書文

小弟與兄同學者十年同仕者七年隱見不同者二十五年由後邈前歲月蓋四十八遷矣中間會合固屢有之而離索者過半焉乃若膠漆之情金石之交日愈久而既固且堅一勝之中惟兄與與川二兄最貴惟兄與似菴望湖三兄最賢議者猶謂兄有權術居今時勢蓋有不得不然以正卿考績人咸望其躋一品而日三宣方在宦途順遂忽逢命運迍遭病也不能候問

之鄒歿也隨衆哭迎於齊川柩停居第堂設几
筵葬期尚未有一定之日恤典將乞於九重
之天泛愛惟及夫大衆此情素於弟而獨偏文
以宣痛祭以致虔有酒盈罇有果盈籩紙化爐
邊之殘燼香飛爐上之輕煙舉目左瞻右盼是
心似沸如煎追憶雄談於往昔恍疑偉貌之周
旋尚饗與川萬守禮尚書似菴郭宗臯望湖吳嶽俱侍郎龍岡病歿在鄒縣

祭內兄張德浴文

始必有終生必有死內兄始生慶克問里長有

幹才舉家是倚室無私藏親有共旨不事外飾
實緇內美衆口同稱可徵素履足食足衣有孫
有子壽踰七袞一疾不起卜云其吉塋期伊邇
何以奠之清江之水焚以素帛薦以芳芷猶忌
強梁世人可恥兄惟善良克全終始嗟世如彼
慰兄以此尚饗

祭張典史母王氏文

幼則女工勤渠嫁則婦道誠乎上則能孝翁姑
下則善馭童奴食則惟稻惟魚行則有馬有車

子則千里之駒孫則五彩之雛處則或耕或漁
出則為吏為儒名則他姓弗如福則命婦無殊
生則敬事其夫歿則遺教諸孤疾則醫卜奔趨
葬則隣里嗟吁訃則黎庶驚呼祭則靈神怡愉
尚饗

祭悔菴張州同文

與人較當時以為大度今猶惜其小好飲無
休當時以為洪量今猶惜其少豪放難羈當時
以為過狂今猶惜其矯仕宦不達當時以為太

拙令猶惜其巧人生八十可稱大老流光迅速
有如昏曉不及時為樂而徒莫莫休休營營擾
擾又如春華遇雪便殘迎風易了君獨超脫因
得壽考不同流俗之滔滔可稱人物之表表予
生雖晚相知甚早敬意乾乾祭儀草草神如來
歆足占舊好尚饗

祭妹丈袁一新吏目文

予妹之歸君也值家計之方昌予妹之歸世也
家計漸不及常究其所以蓋係手乃翁之病否

而不專在予妹之存亡初襲殷富有如良賈之
深藏所積既散不尤世態之炎涼雖開口訥於
談辯而褫身則極善良好飲有洪量質直無他
腸再為州幕政尚慈祥福星一路仁雨兩方旅
病客死士民感傷歸而將塋卜地南鄉何以真
之菊酒椒漿何以慰之子女成行禮不足而敬
有餘文雖具而言難詳新慈爵結往事微茫如
其有靈而來格足占念舊之無忘尚饗

祭東臯魏省祭文

人命百年能有幾何流水無情總然赴海落花
不語忽爾辭柯管夷吾之哭鮑叔牙淚下如雨
顧長康之悲桓宣武眼似懸河故友凋零每恨
知心之少少年豪橫堪嗟刺目之多事定蓋棺
空憐爾逝問奇載酒不復予過來格來儀明神
勿棄惟魚惟肉祭品無他尚饗

祭梧岡王太守文

嗚呼王兄才果而斷性質而專存心有足稱乎
爾制行無可議者焉由布素而致身為太守二

千石謝金紫而潛身為逸叟八九年居鄉而四
鄉服其善在郡而一郡頌其賢是其出也班鷺
鴛而沐恩雨露其處也狎魚鳥而寄傲雲烟生
則見者效法歿則聞者哀憐吾日三省依稀乎
不失其一歛時五福庶幾乎能得其全仲冬廿
二將即重泉愚忝葦葭之戚契同金石之堅旣
作誌以藏之墓次復為文而奠諸玃筵酒薄不
足以酬素交之厚物微聊以表鄙意之虔見顏
色心疑屋月憶聲音淚洒永天

李中麓閒居集後序

中麓子屏居以來其所著作詞多於文文多於詩以嘯歌之日多而誦讀之日少故文不及詞又求文者多而詩者少故又詩不及文然皆隨筆隨心不復刻若常言常意無有可傳文詞十餘冊詩則三四冊而已古人有一句一首得名者雖三四冊亦贅矣

丁巳七夕中麓子再書

右詩四冊中麓李先生還山後作也嘗自稱閒

居集徃徃隨意成之信筆書之不用苦思有如
宿構多有未及登冊而失之者存者亦無詮次
又嘗語人曰古惟漆書竹簡漢始用紙成軸可
以卷舒故謂之卷及五代乃以板行迄今遍天
下俱是集冊似當稱集不必仍舊分卷數云邑
人得其詩於散失之餘比其類而分之每一冊
則稱集之一第二冊則稱集之二以次挨去改
卷為集雖從其意壽集於木則違其意矣身隱
焉用文之是雖其本意然名作不可終藏衆相

知遂合力刻之初欲併刻其全集然前作堅不肯出無奈何先以此肇其端云辭簡而意多色淡而味永其格高其思冲其調雅其聲中裁剪蹈襲之陋撞捭軟靡太過不及之偏詩中一切無之覽者自知其然鄙見譬諸望海者何能窺其際止據目力所及而為之言耳

是歲八月少菴弭子方跋